

咒與持咒

談錫永



——未智廬說密之三

不同。曩年向一長者請益佛學，談到顯宗與密宗的分別，那位長者指示我說：「兩宗最大的分別就是，顯宗持經、密宗持咒。」後來稍涉獵一些屬於「瑜伽密」範疇的經典，則見譯人常常署名「持咒沙門」某某譯。看起來，「持咒」果真是密乘的特色。

當然，如果嚴格來說，「持咒」只是密乘行人的根本修法之一，並不包括密法的全部；他們依咒而修，也並不代表對經續的忽視，但「持咒」的法門，密乘的確與顯宗的泛泛持誦有很大的不同，故就法的意義而言，強調密宗的咒及其持咒方法，也並無不妥。

所謂咒，通俗一點來說，可理解為佛、菩薩，以至護法、空

行——有時甚至為梵天聖象所說的「密語」，這「密語」就是溝通凡聖之間的橋樑，而由這種溝通才能發生感應。倘如更庸俗一點來瞭解，不妨把咒語看作是軍事上的「口令」，不懂得口令的人，無法通過戒嚴網，故凡聖須藉秘密的咒語以交通。

但是，單這樣去理解咒的法義仍是不夠的。心經上稱讚「般若咒」說：「故知般若波羅密多，是大神咒、是大明咒、是無上咒、是無等等咒。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」。這樣的讚頌，可見咒的法義，就一定在「密語」和「口令」之上。現在，我們就試據密乘的觀點，對此作一闡述。——闡述的目的，是藉咒的諸名相，來理解咒各方面的法義。

咒，梵言「陀羅尼」，義為「總持」，這是最具通義的稱謂。「總持」的意思，是說行者能藉此咒力，增上念慧，對佛法能總其成，而且任持無量。換句話來說，咒的力量，可使持咒者總持法要，是以「咒力不可思議」。

原來，依密乘觀點，佛教的經論可分為五藏，即經藏、律藏、論藏、般若藏和陀羅尼藏。前三者，屬於教誡和理論，後二者屬於行事和實證，因此，只循前三者修習，未必能見文字難宣的法性，循後二者，則似較有把握，故密乘對「陀羅尼」之推崇，正以其能見佛性，能顯佛境。也正因這樣，才能謂之總持法要。

我們把咒稱為「咒」，而不一定稱之為「陀羅尼」，則是表示咒語堅決的力量。在咒語中，常強調讚嘆說咒者的宏願。

例如在屬於密乘根本咒範圍的「百字明」裏，一開頭就說：「金剛薩埵啊，別忘記你的誓願。……」——這種讚嘆，在說咒的聖者與持咒的凡夫間，自然能同藉誓願的決心，而互起感應。

除了「陀羅尼」和「咒」之外，還有「明」、「密語」、「真言」等稱謂，這些稱謂所含的法義，亦可以畧為詮釋一下：

「明」取咒有光明義。密乘法極重光明，倘行人能任持三脈四輪常住光明相，則已得不小的證量；倘行人的脈、氣、明點修持成就，更可證入大樂、光明、無念的境界，由此可知「明以破暗」的重大法義。修密者能藉持咒的法門除煩惱、開智慧、得光明，故稱咒為「明」。

「密語」，是說咒聖者的「口密」。——密乘以修「身密」、「口密」和「意密」，來清除「身業」、「語業」和「意業」的煩惱與無明，故口密的修持，要點即在修行人與本尊的「密語」相契。這種相契，是超出語言文字之外的精神上的交通，故凡夫雖對密語莫明其妙，仍不失彼此交通感應的法用。正由於咒的語義超出世間語言的意義，我們才把它稱為「密語」。這樣的稱謂，也表示了咒語的加持力。

最後，咒又名「真言」。真言者，謂咒語字字屬法界的真實，形相上，雖有如世俗的語言，但此語言體會了法界的本質，便不同凡夫由塵色牽合而成的浮言。因而在法義上，真言一詞，是表示咒語的法界真實力。

由以上所開釋，我們可以體會到，「陀羅尼」一詞，最能表示咒的總義，其餘的名相，則是對咒的法義中某一面相的強調。至於在我國通行稱之為咒，則由於這是一個古老名詞的借用，別有歷史上的因素了。

二

關於密咒，常常產生一個問題：究竟它是可以詮釋，還是不能詮釋的呢？

很顯然，就「密語」的意義來說，咒是不須詮釋的，因而無須回答上面的問題。

我們說不須詮釋，有兩方面的原因。第一、行者既只藉密語來與本尊的口密相契，則瞭解語義，有時反而變成是多餘的事。這正如嬰兒牙牙學語時，其初只是追隨母親的語音，並不理解這語音的含義——至於後來嬰孩心智發達，能把語音和語義聯系起來，那已是另一階段的事了。——嬰孩雖有音無義，但這語音聽在母親耳中，則仍然是有意義的，故並不妨礙彼此的相應。第二、倘如要詮釋咒語的話，那等於要強迫使用凡夫的語言，來演繹聖者的語言，聖者語時有甚深法義，而凡夫則浮淺而片面，所以這種演繹是吃力不討好的。基於第一個原因，我們既無須瞭解咒語的意義，也能與聖者相應，那麼，我們何必去幹吃力不討好的事呢！爲了說明凡夫語的片面，與聖者語的具有深義不同，這裏，

試舉觀世音菩薩所宣的「六字大明」爲例：

咒曰：「唵摩尼啤咩吽」(Om Mani Padme Hum)

唵和吽二音，常見於密咒的首尾，具有三身成就的法義，要用凡夫語詮釋，已頗爲費詞，而且非本咒的特義，故可暫不去說它。「摩尼」，意爲摩尼寶珠，代表世間至珍貴的財富，因此也就代表了此咒能使世間法成就；「啤咩」，意爲蓮花，代表出世間至清淨的法義，因此也就代表了出世間法的成就。然而，這樣的詮釋還是不夠的，因爲這咒語還另有深義，即以菩薩的世、出世成就，既表現了其度衆生的大悲，也表現了他成辦事業的大智。你看，就簡單地詮釋咒的四個語音，也那麼嘮叨，才能畧明其一層比一層深的法義，而且誰也不能保證，以凡夫心眼所體會，已是聖者所宣密義的全部，因而持咒的行人，實在無須作對咒語翻譯的企圖。

但另一方面，對有些咒語來說，則又非理解其含義不可，否則反有礙修持。這也可以舉一個例子來明：

西藏密宗行人，在日常瑜伽中，以行「獻曼達」爲重要的儀注。所謂「獻曼達」，即以整個宇宙及宇宙間至珍貴的寶物，供養上師、本尊、空行、護法等聖衆。在供養時，行者要作相應的「觀想」，倘如不瞭解咒中密語的意義，這「觀想」又何從說起呢？現在，我們試看看所供養的寶物何等繁複。

咒的大義畧云：

以變成黃金的大地

以鐵圍山四周圍繞的世界

以中央的須彌山

以四大部洲——東勝身洲、南瞻部洲、西牛賀洲、北俱盧洲以八個小洲——身洲與勝身洲、拂洲及別拂洲、動盪洲及勝

道行洲、聲不美洲及其對洲

以寶山

以如意樹

以隨欲寶牛

以自長糧谷

以寶輪、如意寶、王后寶、大臣寶、象寶、馬寶、將軍寶
以大藏瓶

以嬉女、鬘女、歌女、舞女、花女、香女、燈女、塗香女
以太陽和月亮

以寶傘及尊勝寶幢

以中央梵天及人世間最豐富及圓滿無缺的一切

供獻給具根本大恩及主要傳承的具德上師善知識等

供獻給本尊和他的壇城聖象

供獻給（一切）佛及佛子

供獻給勇父、空行、護法等聖象。

很顯然，詮釋咒義，在這裏便變成是不能不作的事了，倘如仍然堅持說，無須理解咒義也能相應，那只是妄語或者推諉，有誰能憑強記咒音，而觀想出如此林林總總的事物呢？

因此我覺得，對詮釋咒語的問題，正確的態度應該是：不勉強對每一咒語都去演繹它的含義，但却無妨在有機緣時，對咒義作一瞭解。而且我們還要永遠銘記着兩點，第一、無論解與不解，持咒的功德是一樣的；第二、凡夫的理解有其局限，故所知的咒義，並不足以代表其深密義的全部。

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問題，我想，就可以避免無謂的執著，也可以避免對密語的輕慢了。

三

在大畧談過了關於咒語的問題之後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探討，西藏密宗「持咒」的要義了。

一般來說，持咒的目的，在於「制心一處」。行人修法時，或在修定時，常易妄念紛起，甚至妄念比平時還多。持咒則至少可以使其其他的妄念平息。此時，口誦密咒，雙耳攝聽自己的咒音，則思想自易集中。

但是，這樣的說法其實是屬於最粗淺的層次。因為從畢竟義來說，對咒的觀想，也是「妄念」之一，倘若以咒修定，只不過是以妄止妄。然而我們也說過，西藏密宗是最重視次第的，是以藉持咒而制心，在最初階段，仍是無可厚非。

再說，由於一己的心志集中於密咒，則在感應上，自有不可思議的功效。這樣說，並非眩耀神通，事實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這樣的經驗。譬如當我們的心志集中於一個疑難問題上時，所謂「第六感覺」，常常會在剎那間給我們一個答案的啟示。這啟示的出現時機，並不在我們的預期之內，然而電光石火之間，竟有如明燈，破除了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黑暗。

由於「制心一處」的功效，發生的作用也是不可思議的。有過這樣的一件事實：一間商店於夜半失火，留宿的掌柜，竟能獨自一人捧起盛着重要文件和財物的保險櫃，離開火場，而事後這保險櫃竟要四個苦力才抬得起來。文弱的掌柜所以能將櫃子抬出，只在於他在危急中心無雜念，因而他的潛力，就能發揮至極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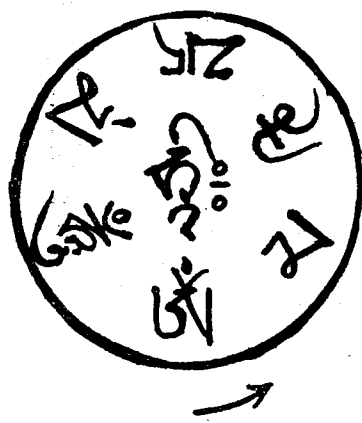
敦珠寧波車在他所著的「西藏古代佛教史」中也記載了一段故事：著名的藏密大德薩迦班知達因與外道楚節嘉波辯論，特請修「普巴法」（降伏法）成就的達沙育華為護法。旅途中，薩迦注意到達沙所持的普巴咒音「噶班渣之列之那也」頗為不對，便對他說，正確的咒音應該是「噶班渣噶列噶那也」。達沙却不管他，仍然堅持自己的咒音。

及後薩迦與楚節嘉波辯論十三日，楚節辭窮理屈，老羞成怒，乃現神變，披髮張手如鳥翅，騰空而飛，一若擇人而噬，此時達沙即以普巴杵指向其身，持誦「噶班渣之列之那也吽呸」，楚節即應聲墜地。

這故事也同樣告訴了我們一個真理：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」。——心志倘能集中，甚至咒音錯誤也變成是小節。

當然，在較高層次而言，藏密的持咒還有修心輪、修中脈之功。

原來西藏密宗最重視中脈的修持，記得以前也曾說過，（下轉第36頁）



附圖：「六字大明」咒輪
咒字按反時鐘方向排列，
中央為觀音菩薩之「種子
字」。念誦時，光明依時
鐘方向旋轉。

現老比丘相，也就是釋迦如來所現的丈六金身。在三身中法身如來，名毘盧遮那，譯成中國文，名遍一切處，報身如來，名盧舍那，譯成中國文名淨滿，又名光明遍照，應身如來名釋迦文，譯成中國文，名度活燦。若以三身配合，台宗的三土，法身所處的土，是常寂光淨土，報身所居的土，名實報莊嚴土，勝應身所居的土，名方便有餘土，劣應身所居的土，名凡聖同居土。天台光明玄云：法報應是為三種法聚，故名身，所謂理法聚名法身，智法聚名報身，功德法聚名應身。止觀云：就境為法身，就智為報身，起用為應身。輔行云：從體三身相即，無暫離時，既許法身遍一切處，報應未嘗離於法身，況法身處，二身常在，故知三身，遍於諸法，何獨法身乎？

最勝王經，名法應化三身，又與前面唯識宗，天台宗不同，最勝王經，所列三身，是合真開應的三身，與台家意恰恰相反。

（上接第11頁 咒與持咒）

「智慧氣入中脈」，即為見性的成就相。成就談何容易，因而非經平時日積月累的修習不為功。持咒時，觀想為八瓣蓮花的心輪成一咒輪——咒字按一圓形的周邊排列，即是咒輪相——而咒輪中央，即為本尊的種子字，也就是中脈所貫之處。如附圖所示，即為四臂觀音的「六字大明」咒輪。持此咒時，須觀想中脈有「種子字」（音「些」），六字大明依「反時鐘」方向排列，咒字放光時，則須依時鐘方向旋轉。——據密乘老宿的經驗，光的旋轉方向與咒字排列方向相反，可免持咒者「偏枯」之疾。

近年來，頗有人以科學原理來解釋持咒的功用。譬如說，物理學上有所謂「共振原理」，在一邊敲動一個音叉，這音叉發生的震盪，可使其旁邊振動頻率相同的音叉也發生震盪。歷史故事中的「銅山東響，洛鐘西應」，也正是由於共振的緣故。因而就有人以咒音的頻率震盪，可使持咒者的中脈產生共振。這種說法未嘗不言之成理，但真相如何，則須有待科學的研究了。

然而無論如何，持咒的功用是可以肯定的。在這裏，筆者可以介紹一個親身的經歷：

合真的意思，就是在法身中，把自性身與自受用身合為一種；開應的意思，就是在應身中，把應身開為應身與化身二種。最勝王經云：一切如來，有三種身，一者化身，二者應身，三者法身，如是三身，具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法報化三身，如果就大小乘的通用名目而論的話，小乘中戒定慧、解脫，解脫知見，五分法身的功德法，就名法身，王宮的所生身，相好莊嚴，名報身，化獼猴鹿等身，名化身。若就大乘來說，就是天台家法報應也，就是唯識宗的自性受用變化的三身。

在上面把佛的所得大涅槃、大菩提果、並及三身所有果德，已作一簡畧的說明。還有佛的十力、四無畏、十八、不共法，文嫌太長，畧而不講，好在三藏，十二部，講這些功德的頗多頗多，如果須要的話，不妨自己閱讀經論，就可以知道的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友人李遐敷教授，是台灣密乘前輩，屈文六（映光）上師的弟子，筆者與遐敷兄忝為忘年交，行旅台北時，且曾到他府上盤桓數日，祇是長談，由於彼此對西藏密宗和周易都曾研習，故談資頗不缺乏，而相交益為莫逆。

前年抵台北，甫進旅館，即接友人電話謂遐老病勢頗重，乃立即屏檔一切，驅車訪候。遐老的太太已逝，子女仍在大陸，孑然一身，竟無應門之人。後來好不容易才在路人幫忙下，越過短垣而入，見遐老昏臥床上，但口唇微動，忽覺然而醒，謂筆者曰：「我平時不喜持咒，現在才知道咒力真的不可思議。」蓋當他昏臥半醒時，心急著連死去也沒有人知道，於是心持護法咒，希望有人來探視，比至筆者坐在他的床邊，他則覺有白光由心輪上衝腦際而醒。這種境界，我相信絕不是遐老的捏造，因為遐老平日為人有名士風，修密極其懶散，他何必捏造一段與他平日見解相反的故事來騙我呢？

關於藏密持咒的法門，本來還有一些可談的地方，但因牽涉及其他較專門的修習，很難單獨闡述，那就暫時談到這裏，告一段落好了。